民不適有居盤庚欲遷而民不肯往也以萬乘之主欲有所為而天下之民自不肯去由此觀之人主之勢豈可恃哉所以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籲呼也慼憂也矢直也其直如矢故謂之矢言呼衆人而以直言告之謂自我王祖乙以來爰居於此此者指耿邑而言也當時耿邑圮壞祖乙亦曾要遷而當時之民亦嘗不從自常情論之上有所為而民不從盡虔劉之可也祖乙重民不忍遽加虔劉所以隱

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只觀成周教冑子其法甚謹蓋世臣自與新進不同國家之本末源流無不周知而又能盡忠以事其上故欲其世世相接續祖父既賢子孫又繼之則國家常有恃矣此意甚好讀此處可以想像先王忠厚之意不敢動用非罰而有功勞者世選之忠厚如何哉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如後世之配享是也此意思尤更好蓋有功於王室者直是不忘纔是享于宗廟便能作

可遷又重咈人情而民不我從又思量如何去告戒他如何去感動他日夜思念至於憂困所謂困於心衡於慮也觀此一字可以深見盤庚之心盤庚言我之此舉其思之深慮之至矣汝乃不念我之所以困者為誰如此反肆為胥怨以違上之命令其可乎宣達也爾民皆有此心只被利害之私横乎胷次所以本心不能宣達爾不宣達乃心敬念誠信以感動我一人爾惟自取鞠苦爾傲上從康可謂不敬矣亦可

一人萌背叛之心此便是相絕遠而不能相保以生
要須使之歡欣交通閭里相保故曰無胥絕遠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曰分曰各此兩字當子細看蓋當時之人浮言胥動
皆不曾自去思量但見上有倡為之說者則下之人
皆同聲和之以為遷之非是初未嘗反而思之盤庚
於是使之分念使之各設中焉各自反之於心今日
之遷果是耶非耶不可但隨人浪說各自思量則道理

一人自常情觀之今既遷矣又何可怒亦何譊言之有然盤庚猶諄諄告戒者葢雖是既遷萬一動其怨怒之心萬一有為譊言鼓扇於中者則民將不安其居豈不大可懼哉此盤庚之所不能已也夫既遷之後而其言如此此處當著精神看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適於山既所以依險阻亦所以避水患凶德水患也

謂用宏茲賁惟唐虞三代之時為然處圯壞之都邑人情以為亦可苟安然非廣大悠遠之計盤庚所以斷然遷于新邑蓋將再造王業為長久不拔之規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孟子曰王若隱其無罪又曰惻隱之心隱者若有物隱于其中也聽吾之言而其中若有物隱焉則所入者深矣若耳雖聽之而未嘗念其言未嘗有動於中